

徐文立：我父歿於所謂「美國細菌戰」的謊言

2020年6月11日

古諺道：謊言害死人。

我的父親徐裕文就是歿於中共、朝共、蘇共合夥製造的「美軍在朝鮮和中國實施細菌戰」的謊言之中！

可憐啊，父親過世那年才44歲！我將將九歲。

1952年父親公差遠行，母親照例相送一段，事後母親說，似乎有什麼不祥之兆，途中父親清楚明確地告誡母親：「共產黨比國民黨還要壞！」（待1981年我坐了中共大獄的時候，我母親才敢把這話轉告了我妻；之中老母親在思念憂鬱中去世；我出獄後，信彤將父母的遺言轉告。）

值得告慰一生正直的父親和慈愛的母親大人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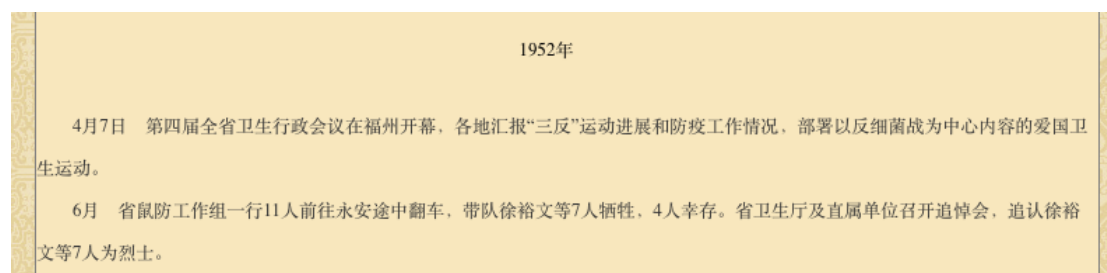
一、承蒙南京義友王虹先生幫助我看到了1931年著名《申報》，有關父親徐裕文是全國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代表的史料，那年家父二十多歲。（附：當年《申報》）



<p>而通學院醫科畢業 有立 重慶</p>	<p>出 身 男</p>	<p>附 仁 民 日</p>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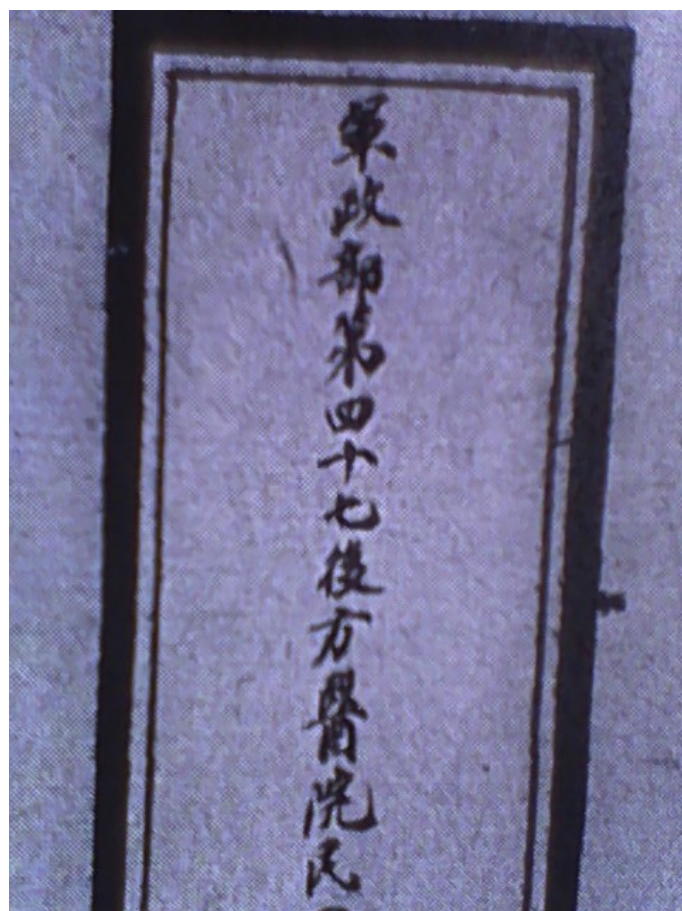
<p>由任通學院醫科畢業 有立 重慶</p>	<p>男</p>	<p>附 仁 民 日</p>
--------------------------------	----------	----------------------------

二、也查到了1952年中國福建省縣志和報刊有關父親徐裕文因公犧牲的記載。（附：網路資料）



三、更承蒙南京義友王虹先生不懈努力，業已查到了南京中國第二檔案館和一民間文史館的資料，父親作為中華民國軍政部第47後方軍醫院院長抗戰八年的業績，為此得到中華民國政府在抗戰七十週年時的褒獎。

（附：中華民國軍政部檔案記載家父履歷和「復仇」徽章）







至於「文革」期間，有人要整治二哥徐溫干，在檔案館中查到父親徐裕文是國軍少將軍醫。我目前沒有得到準確的資料。

我的父親徐裕文和家人的照片——



(1936年左右父親徐裕文在南通醫學院)



(1937年左右父母親徐裕文、胡蕙蘭和他們的四位年長兒女)



(1950年左右父母親、大伯母和孩子們、也是父親生前最後一張照片，
第二排最右邊為「徐文立」)

值得告慰一生正直的父親和慈愛的母親大人的更是：生活在海外的兒子終於可以把父親無辜犧牲的真相告訴世人。

在中國因中共的謊言害死的人是千千萬萬……，我不因為父親是無辜犧牲者而要說出來……，這是為被中共謊言害死的千千萬萬的個體來伸張公義，更是為我們的子子孫孫不再被中共蒙蔽而公諸於世。

我父親歿於中共、朝共、蘇共合夥製造的「美軍在朝鮮和中國實施細菌戰」的謊言是這樣的發生的——

中共1949年剛剛篡奪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就凶相畢露。開始了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反肅反，殺害了幾百萬中華民族的社會菁英和仕紳賢達，緊接著就是「三反五反」，我父親就不得倖免了。

因為1937年中國進入了全面抗戰，父親帶領往西南大後方撤退的學生們，經過江西前線時，看到遍地的傷兵缺醫少藥，苦不堪言，我父親毅然決然地動員學生們留在前線搶救傷病員，第一年我父親是醫務長，第二年就升任為後方醫院院長。為了救治傷兵，父親禁止自己家人動用軍用品如「盤尼西林」，我們家因病搶救不濟先後丟掉了三個年幼的兄姊，父親八年抗戰沒有一天去過大後方。1949年後，留在福建福州鼠疫防治所，回到自己「細菌學」專業。「三反五反」一開始，中共就造足了「舊社會無官不貪」的輿論，我父親就成為了「大老虎」，僅僅因為他們全所數他在國軍中職位最高。抄我們家，值錢的東西，什麼也沒有！我父親說：我們家最貴重的東西，就是抗戰「跑反」用的、每人一個的「皮箱」；就這樣，中共什麼「專案組」還是搶走了我母親陪嫁的首飾冒充「贓物」！

父親被他們用「熬鷹」的酷刑，折磨了一個星期，後來有來自上級干預被釋放回家。但是，必須舉家離開福州市，下放到古田縣醫院工作。到古田沒有很長時間，就傳來了所謂的「美軍在朝鮮和中國實施細菌戰」的謠傳（附後的三個附件對此有充分的論證，在此不贅述）；父親作為「細菌學」專家，就匆匆被任命為隊長，6月趕赴閩南崇安（或永安）一帶控制「莫須有」的細菌彈及疫情，大型救護車載11人，三天三夜，冒著滂沱大雨疾行在閩南崎嶇的山路中，在沙縣附近遭遇車禍，汽車一頭栽入懸崖峭壁下滾滾洪濤的閩江里，7人殉職、4人倖存；當時唯一就是尋不到我父親的遺體，一個星期之後，被福州馬尾閩江入海口處的漁民，在像一雙張開的雙臂般的岩石窩里發現，一貫衣釦嚴謹的父親著完好的毛嗶嘰中山裝的遺體，一路漂泊回到了我們當年居住的福州市……。

據今整整68年了，可告慰父母大人的是真相大白了：讓爸爸英年早逝的不是所謂「美軍細菌戰」而車禍，是共產三國的謊言而冤亡！

附件一

高伐林先生2020年6月8日說：我前发一推谈细菌战：

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回忆1952年“细菌战”是虚惊，在朝、中并没发现“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和死者”。

他因找不出证据，被彭德怀批是“美帝的特务，替敌人说话”，便委托部下必要时给他注射鼠疫菌让他死，“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

附件二

道真言实：《抗美援朝：世界史上最荒唐最窝囊最无耻
最卖国的战争》（八）
——所谓“美军实施细菌战”的真相

<http://enewstree.com/discuz/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969&extra=>

“美军实施细菌战”，是一个国际级大谣言——共产党国家苏联中国朝鲜三国官方合作制造——曾经炒得全世界风风雨雨。社会主义三国对美国此等卑鄙的诬蔑，早在斯大林生前（1953年）已经被揭穿，一场荒诞闹剧灰不溜溜收场。但在中共党国，2013年官方仍然在旧调重弹招摇撞骗。

一.造谣诬蔑的根源

1951年1月，苏联国内开始了“仇美”宣传活动。

同年3月5日开始，中国的宣传开始指责美国在朝鲜使用了毒气战。3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发表书面声明，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谴责美国在朝鲜使用毒气。

5月8日，朝鲜外长电告联合国安理会：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并散布天花。5月19、24、2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称美军已使用毒气并正准备使用细菌战，以便为细菌战做实验准备。9月22日中国政府声明，重复上述指责。

请注意，中朝两国说法不一致。

但上述舆论并没有在国际上引起关注，中朝官方及媒体此类声音也很快消沉下去。

1952年1月，志愿军42军发现，美国飞机飞过后，战壕附近出现许多跳蚤等类昆虫，但未发现携带病菌。报志愿军司令部后，司令部转报中共中央，并通知各部注意。此后其他部队也发现类似情况。

这时，美国方面因前线出现不明死因，请日本从事过细菌战研究的石井来朝鲜调查。和此事相联系，中共党国中央判断美国人进行了细菌战。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认为，这个判断可能直接来自在中央卫生部“当家”的副部长贺诚的意见。（杜钧福先生《关于朝鲜细菌战问题，不要再扯谎了》.中华论坛2016年08月12日）

二、谣言纷纷出笼，震动全球

1952年2月21日，周恩来在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电中指出：“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进行反对。”

《人民日报》从1952年2月下旬到4月上旬接连发表五篇社论声讨美国。列表如下：

时 间

标 题

2月23日 全世界人民起来，制止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

争的滔天罪行！

3月1日 坚决扑灭美国侵略者细菌战的毒焰

3月8日 严惩滥炸我东北和撒布细菌的美国凶手

3月19日 坚决斩断美国侵略者撒布细菌的罪恶凶手

4月7日 为击败美帝国主义细菌战而斗争到底

它们声称：1952年1月28日至2月17日，美军连续在朝鲜前线用飞机大批地撒放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的苍蝇、蚊子、跳蚤、虱子等。“自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五日，美国侵朝军用飞机先后侵入我东北领空共六十八批，四百四十八架次，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毒虫，并对临江、长甸河口地区进行轰炸扫射。”。对美国这种残暴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中国政府、军队和人民作坚决斗争，一方面加以预防和扑灭，另一方面进行揭露。

这些社论的主要论点是：“第一，揭露美国侵略者违反人道、破坏国际公约，企图以大规模毁灭人类的细菌武器来残害中朝人民战士和朝鲜人民的罪行，要求严惩罪恶凶手；第二，指出美国制造许多残暴的罪行，更加证明其明目张胆地在扩大侵略战争，肆无忌惮地在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驳斥美国制造谎言和骗术来掩盖其罪恶的企图；第四，表达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斗争决心，表示我国愿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为彻底粉碎美国杀人犯的细菌战而斗争到底。”

同时，中国政府连连发表抗议声明，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抗议美军进行细菌战的活动。

苏联朝鲜立即共鸣。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迅速呼应。一时，反美的喧嚣激荡寰宇。实可谓：声势浩大，轰轰烈烈

烈。

三、谣言被揭穿

中朝两国如此大规模地制造谣言，如此轰轰烈烈的反美运动，没有毛泽东金日成批准是不可能的。但纸终究包不住火。

(一)

1952年2月，中朝方组织了一个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团长是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副团长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

苏联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副团长茹科夫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当然带头在国际科学家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上签了字，但是他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时说了（造假）真情。斯大林知道真相后，开除了参与作假的茹科夫的院士资格。然后，电告中朝两党中央，指明真相，说这是一场虚惊。（引自杜钧福先生《关于朝鲜细菌战问题，不要再扯谎了》。）杜文中正直的吴之理先生说：

现在都骂斯大林，说我们过去许多不好的东西都是从斯大林那儿学来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我看斯大林比所有中国人强得多。我们这里呢，谁因此受到处分了？我们中科院也有专家参与了这项调查，一直认为这是他的一项功劳。就是真相大白了，也没人赖他。

至此，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已经洞察所谓细菌战的真相。但是，却依旧对人民隐瞒。——不过，谣言开始破裂。

(二)

1952年3月4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声明：“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

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并要求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前往调查。3月11日，艾奇逊再次否认并直接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在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12日，按照国际惯例国际红十字会接受请求，并马上向中国、朝鲜提出申请，希望得到合作。印度政府表示同意对此项调查提供必要的帮助。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愤怒地否认了所有指控，称：“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

直至1952年4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红十字会各四次分别向中朝呼吁准予入境调查都没有得到答复。国际红十字会宣布，到4月20日仍无答复将被视为拒绝。但至30日一直无任何答复。

可是，中朝双方通过新闻媒介却对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肆意贬损。如新华社称：国际红十字会的行为表明它对美帝国主义的邪恶的共谋和恬不知耻的阿谀。

显然，中朝这种做法严重违背常理：如果美国真的实施了细菌战，中朝是受害国，又宣传了大量“证据”，为什么拒绝调查呢？况且，中国正是求助于国际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调查，才确认了日本法西斯731部队的野蛮细菌战罪行的！

于是，谣言大破裂。

（三）

美军俘虏“承认”从事了细菌战的20多名空军人员回到美国后，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讲述被迫说谎的经历。

谣言进一步破裂。全球对中朝恶劣的造谣行径嗤之以鼻。

四、真相大白于天下

(一) 1998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原苏联存档的、关于“美国细菌战”的12份绝密文件

略举三例。

文件二：苏联内务部反间谍局副局长、原朝鲜公安部顾问格鲁霍夫1953年4月13日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的备忘录：“1952年2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收到来自北京的消息，说美国人在朝鲜和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对此，他们（中国人）打算发表声明。在北朝鲜政府的坚持下，北朝鲜外交部决定首先发表他们自己的声明。北朝鲜外交部声明的俄语文本，出自苏联驻北朝鲜大使馆的顾问佩图霍夫之手，是与先前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相符合的。北朝鲜人声称，美国人可能在他们国家的几个地区重复引发了瘟疫和霍乱。为了证明这些罪行，北朝鲜人和我们的助理顾问一起，设定了伪造的爆炸现场。1952年6月到7月，来自世界和平会议的一个细菌专家代表团抵达北朝鲜。两个伪造的爆炸现场当时已经准备完毕。与此相关的是，朝鲜人坚持要得到尸体上的霍乱细菌，这些尸体将来自中国。在包括研究院院士，前任国家全部成员茹科夫在内的这个代表团的工作期间，经我们的顾问的帮助，制造了一种非真实的情况，以便吓唬并逼走代表团。在我们的朝鲜人民军工程技术部门的顾问彼得罗夫中尉领导下，爆炸地点被设在代表团停留的地方附近，且当他们在平壤期间，假空袭警报多次响起。格鲁霍夫。”

文件五：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1953年4月21日致马林科夫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备忘录：“1952年3月，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的代表团抵达朝鲜前夕，苏维埃国家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收到格鲁霍夫---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全部顾问和斯米尔诺夫---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顾问给杰尼索夫（-英文原注）的备忘录。此备忘录涉及下列事实：在苏联驻朝鲜人民共和国大使，朝鲜人民军顾问主席拉祖瓦耶夫的帮助下，为了指责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伪造了两处假的细菌感

染地区。两名朝鲜人被判处死刑，并被关押在一个小茅舍，感染上细菌病毒。其中一个后来被毒死。伊格纳季耶夫当时没有将这个具有特殊政治重要性的备忘录报告给任何人。其结果，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蒙受严重的政治损害。我依据从1953年4月开始收到的报告，在苏维埃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文件。我要求你们就这个问题的调查细节和犯罪当事人做出决定。贝利亚。”

文件八：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关于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和苏联在朝鲜人民共和国事务负责人祖茨塔夫的信，1953年5月2日。“致毛泽东：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信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给予劝诫：终止新闻媒体有关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这一题材的报道。考虑接受下列行动步骤。这个步骤是：中国（北朝鲜）政府在联合国声称，4月23日联合国大会关于在中国（朝鲜）领土上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事实的决议不合法，因为这项决议的通过没有中国（朝鲜）代表的参与。这样做的原因是，（韩战中）没有人使用细菌武器，所以没有理由调查。以一种策略的方式提出，在国际组织间和联合国机构中不要再继续讨论在中（朝）使用细菌战问题。参与假造所谓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这一行为的苏联工作人员，将受到严厉的惩处。”

此时，水落石出，全世界已经明瞭所谓细菌战的真相。——但中国民众还蒙在鼓里。

（二）

有些研究者指出，这个问题要最终作结论，还缺中国方面的材料。

这个“最终材料”终于出现了。它就是发表在《炎黄春秋》2013年11期上的文章《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作者也非常权威：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

谣言是怎么制造的？

以下论述引自《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和杜钧福先生《关于朝鲜细菌战问题，不要再扯谎了》：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消息，以志愿军和朝鲜政府名义谴责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纷纷谴责美国政府。

在做出判断之后，中央卫生部才派出两位专家到朝鲜调查。他们未发现可疑病人和突然死亡现象，雪地上出现的跳蚤是雪蚤不是人蚤，也未发现鼠疫菌。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也认为，美国人在严冬进行细菌战的可能不大。后来，又来了个30多人组成的调查团，内有各路专家多人。但也未能从搜集到的物体中培养出鼠疫菌和霍乱菌，只有沙门氏菌和少数炭疽杆菌。“整个一年中，没有发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或死者。”

这时，中朝方组织的国际科学家调查团来了。团长是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副团长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对付他们费了些周折。先是安排两名志愿军军官展示一些跳蚤，要他们说是从雪地上搜集到的。他们中的一人说，是从一座小茅屋里发现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说谎。怎么办？只有教育他要服从对敌斗争大局，该说谎的时候就要说谎。

根本就没有的鼠疫杆菌更好办：“我们使它出现了”。派门新（现已离休）回沈阳取回两管鼠疫菌种。

更使调查团相信美国人在搞细菌战的是他们访问了几名美国战俘。这些飞行员战俘亲口对他们说，他们确实在朝鲜和中国投了细菌弹。这一点，不但当时的国际调查团相信，就连60年后的国内研究者也当作美国人进行细菌战的铁证。对此，作者吴之理只说了一句话：“我真佩服战俘营我方人员的说服工作。”

【道真言实按】：如前所述，20多名美国空军被俘人员回到美国后，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讲述了被迫说谎的经历。

**

直到2013年，中共党国为了纪念朝鲜战争结束60周年，电视台仍然坚持宣扬美国进行了细菌战的谎言。

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附件三

RFA独家：闯祸不认错是中共的传统 - 介绍志愿军总部卫生部长的一篇回忆（鲍彤）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baotong/baotong-06082020055530.html>

1952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美国回应绝无其事。全世界要求知道真相——是英勇的美国军队在践踏文明，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信口雌黄？

美国军队到底有没有进行细菌战？1952年6月，这个问题提上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议程。美国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得到包括中华民国在内的多数成员国赞成，但被苏联一票否决。

苏联不仅否决了美国提案，而且随即实施了反举措：叫“世界和平理事会”进行调查。这是一个由苏联出资和支持的组织。是它，在7月间成立了一个“关于中国和朝鲜细菌战事实

的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 for the Facts Concerning Bacterial Warfare in China and Korea(ISC)。是这个委员会，7月28日至8月1日进入朝鲜听取朝方所作的霍乱死亡病例报告和鼠疫死亡病例报告；9月15日发表了一部五百页厚的黑皮书，题目叫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是这部黑皮书，肯定了中共对美国提出的所谓“进行细菌战”的指控。

六十八年已经过去。苏联瓦解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消失了。但这五百页的黑皮书仍然盘踞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和资料库以及一些人的记忆里。这就是黑皮书的作用。它无法叫天下人信服，但它有能力把水搅浑。到底是怎么回事？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加复杂化了。

幸亏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卫生部长吴之理先生留下了一篇回忆——《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披露了真相，廓清了疑云。

这篇发表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上的文章的要点是：

一，所谓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指控，全无事实根据，“很难和细菌战挂上钩”

·而且无论在朝鲜还是中国东北，在1952整个一年中，“没有发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和死者”

·指控的根据等于零，这就是事实，这是最根本最雄辩的事实。

二，那么黑皮书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其实调查团尚未进入朝鲜，就已经预先签署过了。这是由调查团副团长，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发动的。他的理由是，朝鲜战场很危险，为了免得万一有意外，劳而无功，需要“预签”。其余的团员认为他的话有道理，就听从了。这也是事实，证明这个调查团的科学性等于零。

三，这位卫生部长本人也不认为美军进行了细菌战。他本人因此两次受到批评。一次是“中央来电”批评他“警惕性不高”，并说“就是敌未进行细菌战，也可乘此加强卫生工作”。另一次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批评他，大意是：“我们的卫生部长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替敌人说话。”因为无法但又必须把铁证制造出来，他甚至委托防疫队的副队长，“给我注射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这也是事实，证明中央和志愿军司令员在处理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精神等于零。

四，周恩来因此亲自问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你们“做了手脚”没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时没法交差。”这又足以证明对美军的所谓指控和所谓调查是弄虚作假的产物，证明中共高层对这种弄虚作假是清楚的，但是中共领导从来没有因此而向美国道歉，向全世界承认错误，也没有因此教育自己的党员引以为戒痛改前非。这又是一个铁的史实。是的，从那以后，中共对所谓“细菌战”的指责渐渐淡化；但是淡化不是承认错误。后来的淡化和当初的强化，其实都是政治决定。伤亡惨重，打仗无以为继，和谈犹恐不及，还逞什么口舌！

闯祸不认错，哪怕闯下弥天大祸也坚决不认错，是中共的传统。无中生有指责美军搞细菌战，只是一例。整个朝鲜战争，明明是“一边倒”的产物，明明是奉斯大林之命帮助金日成侵略韩国，偏偏撒谎说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共何尝承认过错误？对国际社会如此，对本国人民何尝不然！在“三面红旗”下饿死几千万农民，中共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向全国人民郑重地沉痛地忏悔过？更何况，“八九六四”直接调动几十万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要求一个对本国人民不负责任的党，改掉对国际社会不负责任的传统，不是不可能，但是难，很难。